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 恼

編修臣裴 謙 稟 勸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胡宗高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楚伐滅小國

成王之
弑附

桓公二年祭仲鄭伯會於鄧始懼楚也六年楚武王侵晉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鬪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

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鬪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

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瘡痏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粢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

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八年隨少師有寵楚鬪伯比曰可矣讐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急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鬪丹獲其戎車與其

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鬪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補逸史記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

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我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

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九年春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及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鄖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子使鬪廉帥師及巴師圍鄖鄖養甥聃甥帥師救鄖三逐巴師不克鬪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鄖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鄖人宵潰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

患之鬪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
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教曰盍請
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
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教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
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十二年楚伐
絞軍其南門莫教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
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

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
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
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鬪伯
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教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
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
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
教以刑也莫教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
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

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教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
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教
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
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教縊於荒谷羣帥
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公四
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
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
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

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樛木之下令尹鬪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補史記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

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駢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

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
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
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
伐鄧滅之

補說苑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掘墓二子出
採見老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
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
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

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十年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

於莘以蔡侯獻舞歸 十四年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
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
教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
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
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
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逸補列女傳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
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

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義故序之於詩

說苑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期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路之矰以畋於雲

夢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
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
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
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
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
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
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
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

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
簷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
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

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權使鬪縉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
權於那處使閭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
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閭敖游涌而
逸楚子糸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
春楚子糸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

踏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
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
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刑也
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
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補
逸史記杜教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弑

杜教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
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

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僖公五年楚鬪穀於莞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
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
亡 十一年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黃
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
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
楚鬪穀於莞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
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

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 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闈戎車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送於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

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五年秋秦晉伐鄀楚鬪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成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於頓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

對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文公元年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後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

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三年秋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燮滅蓼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
民之無援哀哉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
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
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
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
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
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
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

句蒞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盼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貞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宣公八年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

汭盟吳越而還 成公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
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
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
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
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
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
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
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十七年舒庸人以楚

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
楚公子棄師襲舒庸滅之 襄公二十四年吳人為楚
舟師之後故名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使
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
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
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
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二十五年
舒鳩人卒叛楚令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

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
居其間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
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
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
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楚
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爲子之功也以與爲
掩

臣士奇曰楚為鬻熊之裔國於荆山至熊通始大

吞滅小國僭稱王號天子使人賜胙曰鎮爾南方

無侵中國未嘗比於冠帶諸侯之列也及其雄心

弗戢狡焉啓疆漸且幅員數千里帶甲數十萬而

燎原之火遂不可撲滅矣考其兼并之迹鄧始懼

楚最先滅蔡哀侯繩息媯以語楚子而息滅遷權

於邢處而權滅弦恃齊慢楚而弦滅黃人不修楚

貢而黃滅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而夔滅陽處父

救江不克而江滅臯陶庭堅不祀而六與蓼滅羣
蠻從楚而庸滅滑汭開疆而舒蓼滅恃吳不備而
舒庸滅焉掩賞功而舒鳩滅春秋滅國之最多者
莫楚若矣外紀載楚文王得如黃之狗箇輅之矰
以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又得舟之姬期年不聽朝
保申一諫乃變行圖治兼國三十其國已不可考
今按文王伐申因滅鄧申之滅不見於經然城濮
之戰傳稱楚子入居於申及敗王使謂大夫若入

其若申息之老何則申之淪於楚縣明甚夫先世
帶礪之國碁布星羅南捍荆蠻而北為中原屏蔽
者最大陳蔡其次申息其次江黃其次唐鄧而唐
鄧尤偏處方城之外為楚門戶自鄧亡而楚之兵
申息受之申息亡而楚之兵江黃受之江黃亡而
楚之兵陳蔡受之陳蔡不支而楚兵且交於上國
矣當魯桓初立鄧侯不遠而來朝則其不安僻陋
而慕戀諸夏之心可念也自楚勢漸張而蔡鄭為

鄧之會內外強弱之大機係於此矣使陳蔡申息
江黃唐鄧諸國誠能協心并力互為唇齒楚伐一
國諸國提兵共擊之楚未必不震懾而自沮也夫
隨之為國限在方城內於楚尤逼而能屢抗楚鋒
獨為後亡况合諸國之力以相存救何楚之不敵
乎乃會鄧之後絕不聞深謀遠慮使鄧首折而入
於楚楚爰是日無諸姬乘破竹之勢北門啓而長
淮以外無歲不受兵誠失計也然楚自滅鄧縣申

息殘江黃以至六蓼諸國無不兼并地幾半天下
憫然懷問鼎之心而卒莫能遂者則封建相維之
勢猶存而桓文攘斥之功為不可沒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楚諸令尹代政

武王以後
靈王以前

莊公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鬪射師諫則執而梏之 秋申公鬪班殺子元鬪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文公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

神弗福也 十年初楚范巫商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
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後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母
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
商公訟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
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
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鬪宜申及
仲歸 十二年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羣舒叛
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十四年楚莊王

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
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
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鬪克及公
子燮初鬪克囚於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
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宣公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
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
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及將死

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
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為令
尹子越為司馬蕡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
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固伯羸於
轍陽而殺之遂處蒸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
弗受師於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臯滸
伯棼射王汰輜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輜以貫笠轂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

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
祁生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祁淫於祁子之女生
子文焉祁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祁子因見之懼而
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
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
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
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
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

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補說逸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

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
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
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
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駭
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
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

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

萌方正公平

十一年令尹萬父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
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
餓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成公二年楚之
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
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
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
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
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

夫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
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
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
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
曰尸可得也必來迎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
信知鑿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
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
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

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

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
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七年楚圍宋之後師還
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
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
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
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閭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
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閭之室使沈尹與王子

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
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慄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
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
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
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
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
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
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襄公二年楚公子申為

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
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
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
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
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
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
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五年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

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
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
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十二
年秦嬴歸於楚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為夫人寧禮也

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
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

逸補呂氏春秋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

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壞土
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
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
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皆依
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遂伏
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鑽
其上

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薳子馮為

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
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
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
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
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逸補韓非子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
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
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

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
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
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我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
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吾城壺丘矣公曰善
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
因出之荆王大說以練金百鑑遺晉

攷異按說苑作楚公子牛即子庚也

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

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闊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十二年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轂

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翫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

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
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
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
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十五年薳子馮卒屈建為
令尹屈蕩為莫敖

逸補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
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
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

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
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
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
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
干國之典遂不用

楚薳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薳掩書土田
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
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

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
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
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
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
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
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
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
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

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
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
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
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
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
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

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

南面楚失華夏則折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
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為謀主彭
城之後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
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後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
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
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
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
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

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教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燬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

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叔舉娶於申公子牟子
牟得疾而亡君大夫謂叔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
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
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
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叔鳴逆之二十七年崔氏之
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
楚為右尹昭公十二年楚子謂成虎若放之餘也遂
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

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臣士奇曰楚雖見黜於春秋然其卿大夫往往多才傑深謀遠慮忘家忘私與齊晉賢臣相頡頏者子元之入處王宮也勢將益楚而有之維時非用穀於菟自毀其家以絳楚國之難禍未易也觀其三仕三已不見喜愠及麝裘而朝諸事豈不誠賢矣哉越椒狼子野心必滅若敖氏之宗子文豫知而請殺之與叔向之母之惡叔虎也皆如左契而

子良不忍卒以圯族箴尹慷慨就死不敢棄君之命有乃祖風若教之幸而不餒有以也爲父獵起於海濱相楚三年至不辨乘馬之牝牡忠勤累著故能以其君伯城沂之慮事以素其一節耳此二人皆楚國令尹之最賢者子重子囊諸人何足數耶子反以一艷婦怨屈巫遂滅其族而分其室致令通吳於上國以搖蕩我邊疆卒疲於奔命以死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子囊視子反較賢圍宋之後

苟焉結成何功之有而欲請申呂以自封悖矣無
申呂則晉鄭必至於郢屈巫之言甚正而附子反
以分其室是皆憑私結怨而不知有奉公之義者
也城郢之忠亦何以解於誤國之罪乎子申以多
受小國之賂死子辛以侵欲於陳死皆自取之公
子牛當晉悼三駕之後欲息兵為社稷利不得已
而數出以觀釁非其本志蓋亦賢者遠子馮懲申
叔之言遽辭相位戒子南之戮立謝寵人不有藥

石安能生死而肉骨乎成虎懷祿竟以焚身誠迷而不悟之下愚也歷觀聲子班荆之語策士雋才為敵國用如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輩疾首拊心斬喪宗國敗軌相尋奈何又以子牟之故鋌而伍大夫也向非聲子善辭椒舉其不復乎歷觀楚之興亡其機皆係於令尹之賢否用舍可不慎乎哉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編修臣裴誦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永志

謄錄監生臣胡宗高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楚靈王之亂

滅陳蔡平
五得國俱附

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遂侵鄭五月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
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立於伯州犁伯州犁曰
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

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
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因曰頡遇王子
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
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貸於印氏
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
而取貸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
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
人不予以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二十九年楚鄭敖即

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
松柏之下其草不殖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
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
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
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
助之匿其情矣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
弑景侯六月鄭子產如陳泣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
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築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

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教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民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侯以如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因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
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
於鄭遂會於號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
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
子家曰蒲宫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
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
哲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
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

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今尹享趙孟

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
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
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
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震奴滅之彊不義
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
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
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
肱伯州犁城犨櫟郊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

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犁於郊葬王於郊謂之郊赦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

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
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
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
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楚
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啓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
鄭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
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三年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

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

田江南許男與馬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
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
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
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
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
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
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

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

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
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
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
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
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叔舉
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
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
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

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叔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

有釣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
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
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
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
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
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
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王使叔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

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以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縉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

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叔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

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
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
曰成王克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
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鬪韋龜與公子
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
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
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逸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
補

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
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
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亦息我亦且一言曰
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
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
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
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
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後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歲尹宜咎城鍾離遂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五年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教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汜勞屈生於苑氏晉侯送女於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於邢丘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

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
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
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
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讐敵也苟得志焉無
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閭以
羊舌肸為司空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
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

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
有好貨殲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
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
邲邲之後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
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
親又欲恥之以名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
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
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

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
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
齊梁丙張骼輔蹠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
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叔叔子羽皆大
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
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
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
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

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

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

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啟彊待命於雩妻禮也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

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
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薪不抽屋不強勾誓曰有
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
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
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衆若
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
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
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徐儀楚

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洊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洊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閭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字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

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閭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匿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

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寧遂啟疆曰臣能得魯侯遂啟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於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

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

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鬢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逸補國語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

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

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為美而以
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
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
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
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
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騮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
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
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

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
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啓彊請於魯侯
懼之以蜀之後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
長鬚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
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
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
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
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驛離而遠者距違

天子之貴也惟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惟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萬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氣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末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

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
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固鹿
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
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新書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
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寢
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壘陛
三衆茅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苦

居之者太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魯連子楚成章華之臺魯君先至楚王悅之與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

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憇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
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陳公子招歸罪於
公子過而赦之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
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與嬖袁克殺馬跋玉
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
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
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
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九年春叔弓宋

華亥鄭游吉衛趙巖會楚子於陳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夏四月陳災鄭裨寵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十一年春景王問於萇弘曰

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山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

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
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
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
矣桀克有縉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
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
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
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楚師在蔡晉荀吳
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

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於
厥慾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
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
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
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於岡山申無宇曰不祥
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十二月楚子
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

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
寘子元馬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
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
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
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
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
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補
逸說苑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

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次於頽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

分我獨無有今我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
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簞路藍縷以
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
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
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
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
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羨

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鍼祕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
馬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
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
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
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
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逸補國語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
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

我而又謗我左史曰惟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共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曇不失誦以訓

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
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
中是不皇暇食患於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情
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
如此楚其難哉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十三年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
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
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王奪鬪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園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名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

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
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
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
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
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羨許葉之師因四
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
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
年與史禪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

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

然丹乃歸於楚王。公夏將欲入郿。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患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

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教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惟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於鄭且致犧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犧櫟敢請

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孽擣降服而對曰臣過失
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
子也他年辛卯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
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詣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
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
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
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
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

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獻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能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

眾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

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隙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狸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樂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患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

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逸補說苑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

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

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免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

悼太子之子吳歸於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

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
疾收介特救災患有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
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十六年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
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十九年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謗所謂室於怒市
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平王初年尚能聽子瑕之言此後惟無極之言是明發

聽矣

臣士奇曰楚共王有寵子五人莫適所立乃埋璧於大室之庭以神為卜其不重國本亦甚矣夫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要必先德而後卜未聞專聽命於冥冥之鬼神者也走一鬼於街而紛紛逐之者未知誰主屈建所以有楚必多亂之憂哉及康王死而鄭敖立子圍為令尹假王旌以田則見抑於

申無宇蒲宮有前則偏譏於列國之大夫不臣之心夫路人皆知之而其君弗戒松柏之下厥草不殖固其宜矣子圍手弑其君又殺其君之子此滂濬之所不赦也當時諸侯坐視其滔天稔惡而莫敢興一旅問罪之師又復援天以自解免反助之逆而共相推戴焉使一時冠帶之國滅者滅遷者遷以致欲盈氣憍抵龜詬天而謂是區區者之不予以異也吁楚靈不死周室其殆哉乾谿之潰申亥

之縊天非特以償郊教與蔡陳諸君侯之寃實所
以存周也至棄疾以當璧之符又多市德患名聞
於諸侯知其必將為王而身復董師破滅兩國太
師阿據其掌內蔓草難圖昭然可見乃使之居於邊
鄙與羣不逞之徒狎處忘隱憂忽大患猶欲耀兵
於鄰竟師老怨作雖欲為祗宮之沒何可得哉平
王弑二君而殺一兄殘忍悖逆莫此為甚不待聽
無極之讒殺子妻婦而後知其有亡理矣當時論

取國之五利猶謂其令德三也豈以其小仁曲惠足以要結陳蔡之人心耶復諸亡國其名似美而楚亦因之以弱平王用蔡以入楚卒之吳師破郢蔡實導之禍福相倚蓋自古為然矣

左傳紀事本末卷四十七